

◎元永安

凡人小记

“挑食”的老伴儿

对我和孩子们喜欢吃的鸡鸭鱼肉,老伴儿总是一副漠然的样子,如果是糝汤或糊涂面,她则吃得津津有味。

我和老伴儿都出生在农村,20世纪70年代,我在县里上班,每月工资30元,她在村里当民办教师,每月工资6元,养着两个孩子,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

记得那年夏天,我家只分了40斤麦子,老伴儿愁得不行。在教学之余,她到地里挖野菜、捋榆钱儿,以补口粮不足。我每个星期天回家,老伴儿总要改善生活,给我和孩子们烙馍吃,她却从来不尝一口,说她从小不爱吃。我和孩子们大口小口吃得津津有味,她却坐在那里看着我们,脸上溢满幸福。

那年大年初一,我们吃饺子,我和孩子们的碗里饺子多,老伴儿碗里凉粉多,她还将碗里的饺子往我碗里拨,说:“我不爱吃饺子。”

后来,老伴儿随我进了城,孩子们也参加工作并相继成了家。去年,我们还抱上了孙子,只是老伴儿“挑食”的毛病还没改。如果盘里菜不多



绘制 仁伟

了,她便端起碗离开餐桌,说:“我喝汤不用就菜。”如果早上油条买少了,她也会离开餐桌,说:“我胃不好,吃油条难受。”

那天,我与老伴儿去散步,我劝她改改“挑食”的毛病。她瞪了我一眼:“你当我真的不知鸡鸭鱼肉好吃?”正好路过一家烧

鸡店,老伴儿说:“你就是买只鸡我也能吃下去。”

我立即过去买了两只鸡腿塞给老伴儿,她高高兴兴地啃了两口,然后用塑料袋将鸡腿包好,说:“大人吃这有啥意思,明天热一热叫孙子吃。”我叹了一口气,心想,你这毛病啥时才能改呀?

◎王亚利

文学ABC

赏荷

周日的下午,朋友和我带着各自的孩子,顶着炎炎烈日,来到隋唐城遗址植物园。

一入公园,暑气顿消。公园里林木繁茂,形成天然的屏障,把艳阳层层隔离,斑驳的阳光像碎金般在路面晃动。荷花池位于公园的东边,一条林荫道曲径通幽,还未到荷塘边,我们就闻到了一缕清香。孩子高兴地问:“妈妈,我闻到荷花的味道了,这就叫香远益清,对吧?”“是的,孩子。”我赞许地点点头。

到了荷塘边,满池旖旎的荷花让人惊叹。墨玉般的荷叶,大的如

雨伞,小的如圆盘。叶子一片连一片,错落有致地铺满荷塘。在叶子的衬托下,荷花的别样风情一览无余。片片花瓣像用优美线条勾勒了一般,白的纤尘不染,粉的羞中带怯,嫩蕊凝珠,犹如艺术品。满池的荷花已经美不胜收了,玲珑的莲蓬也赶来凑趣。在高挑的茎上,翠绿的莲蓬饱满挺立,一粒粒莲子在其中酝酿成长,仿佛要撑开莲蓬跳出来似的,让人不禁想采摘下来一品滋味,却又不忍下手,怕弄疼弄坏了它。

荷塘边上,游人陶醉于其中。小

孩子们闲不住,拿着水枪,注满水后朝荷塘中间射去,是想给荷花洒一些甘露吧,可是水一沾上荷叶,不做丝毫逗留,立刻化作一粒粒晶莹的水珠四散开去,蹦跳着落入水面,惊得鱼儿赶忙游走。在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,有个女孩儿在写生,她画了擦,擦了画,仔细揣摩着荷花的神韵,小心下笔。几个摄影爱好者也忙得不亦乐乎,他们选角度,对焦,调焦,想把这美丽的景致全方位地展现出来。

人们爱荷,不仅在于它艳丽脱俗的外表,更在于它迎骄阳而不惧、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。

一次理赔经历

原本我对保险是不感兴趣的,但是,一场意外让我改变了对此的看法……

2001年的一天,我媳妇骑车去幼儿园接孩子,回来的路上,孩子的脚不慎夹在了自行车车轮里。等我匆匆赶到医院时,孩子的腿上已经打上了石膏。医生诊断为轻微骨折,需要住院治疗,并要交3000元住院押金。那时候我们刚刚交了房款,我媳妇还没有工作,正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,幼儿园的老师打来电话说,女儿在幼儿园入了意外伤害保险,并给我留了

保险公司的电话。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拨通了保险公司的电话,说明了孩子的情况。

让人意想不到的,第二天上午,病房里来了一名保险业务员,他还给孩子带来了营养品和玩具,并按照流程拍了照,复印了病历,他告诉我:“根据公司规定,孩子的情况符合赔付条件,3天后,我会把赔偿金送过来。”目送他离去,我和媳妇都很惊讶,媳妇嘟囔着:“只交了20元保费,能赔多少?”

3天后,那个业务员又来了,他让我在理赔单上签了名字,从包

里掏出一个信封,郑重地交到我手里:“我代表公司,对孩子的遭遇表示同情,这是2000元赔偿金,请您核对收好……”

这件事儿改变了我对保险半信半疑的态度,从此以后,我们家又陆续买了不同的险种,保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(鱼越龙门)

保险让生活更美好 征文
投稿邮箱:bxixeshou@163.com
联系电话:65233688
主办单位:洛阳市保险行业协会
洛阳日报报业集团

洛阳写手 写百姓事

投稿邮箱:bxixeshou@163.com
联系电话:65233688

不一样的暑假

上小学的儿子放暑假了,为此,我纠结了好几天,两个月的假期,要不要给孩子报暑假班呢?

报吧,孩子累,我也累。不报吧,又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记得,孩子刚入小学一年级时,有天下班回家,我无意中感慨,说上班太累了。孩子如遇知音似的说自己也累,读拼音把嗓子都读疼了。孩子的话虽然天真,但那一刻,我真觉得,无论什么年龄段的孩子,其实都和我们大人一样累,一样有压力。

我小时候生活在乡下,那时家里经济条件差,连每学期几块钱的学费都是父母费尽周折才勉强凑够的,所以根本不上什么补习班。那时候,我们放暑假玩得很尽兴,晌午也不休息,顶着大太阳到村头的小河里逮鱼捉虾;肩上扛根长杆子,嘴里嚼着一小把麦子(做面筋用),跟着大一点的孩子到处粘知了;晚上打着手电筒,追着亮光逮萤火虫。当然除了玩儿,我们也帮着父母做家务,或到地里和父母一起干农活,十三四岁时,我就能包揽全部家务,洗衣服、擀面条、蒸馍、烙馍样样都能拿得出手,甚至和父母一起割麦、打场、锄地,一个暑假下来,人晒得黝黑,不过也长了志气,总想着要好好学习,将来一定要有出息。

一样的暑假,不一样的安排,我决定一切顺其自然,不让孩子在暑假太劳累了。

邻居

这个小区是新建的,邻里之间都不熟悉。

501住着一个老爷子,有中风后遗症,走路慢吞吞、小心翼翼的。他每天乘电梯下四楼吃饭,回五楼休息,或者在小区的院里锻炼。四楼上住着一个妇女,我想可能是他的儿媳妇或者闺女吧,每天五楼四楼来回跑,或者下楼扔垃圾、买菜。我们最初见面都是以微笑、点头打招呼。后来见得多了,就问一声:“吃了?”“下楼?”我心里常常想:这老爷子挺有福气,孩子对他照顾得多周到。

有一天上午,我乘电梯下到四楼,门开了。那个老爷子和那个妇女站在电梯口。女的上了电梯,老爷子也准备上,女的拦了他一下,说:“这是下的,你是上楼,等一会儿吧。”

电梯门还没关上,我拍了那女的肩膀一下,她扭过头,我下巴朝门外一扬:“这是你老公公还是娘家爹啊?”

那女的愣了一下:“你说那老头儿?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那是俺掌柜的。”

“哦,哦……不好意思……”我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,“你看真是太年轻了!”

家有儿女

刘云晓

啼笑皆非

白雪献